

答長門與平源居正書

教授 秋月胤永

敬字曰。一句揭主意。

又曰。明白。白見其心。

又曰。自占地。步事實如此。文章如此。

被賜客月念四日之書。薰誦數次。且懼且愧。僕亡國之遺孽。謫劣無似。將何辭以答焉。雖然辱足下之厚論。如不盡言之。則老寡君之寸丹。無所白。而僕之情事。無所伸也。故忘擢髮之罪。敢陳其一。二。願足下諦之。夫老寡君之素志。固在天朝。不獨為故幕府也。僕昔年西遊。抵貴藩。左兵衛佐久間氏曰。以尊王室。恭順幕府為目的。亦戊年之夏。小幡郎監持藩侯上幕府書來曰。示諸藩侯與重臣。以為是贊成之。以為非斥言之。其書大意曰。開鎖末也。官武一和本也。弊邑之所以從事者。專為是也。吁。貴藩之所議。先獲我心。僕故曰尊王室。乃所以恭順幕府。恭順幕府。亦所以尊王室也。弊邑雖至親。豈獨阿私德川氏哉。夫德川氏貴藩幕府視之。弊邑宗家視之。故情義之所係。不無厚薄。小異同。此亦自然之勢也。來書曰。以其所報德川氏者致之。朝廷言之。懇篤非足下豈能如此。讀至于此。泫然流涕。微足下僕亦豈盡言之。夫視孺子之將入井。奔競救之者。人之情也。況宗家之危急。豈忍坐視。然所謂舍爾靈龜者。凶矣。弊邑終不復得左右宗家。宗家亦終不得統率諸侯。猶已溺之兒。不可救矣。則弊邑專遵奉王室固也。且也。今春伏見之一舉。人之所皆知。今不復贅焉。老寡君東歸。思過遣使於列藩。謝罪於朝廷。屏息待罪。月餘日。何料道路梗塞。至情不達。及大兵厭疆。四面受敵。乃有一二殘人。略我貨財。害我士女。曾無王師吊恤之意。故盡我甲兵。以應之。亦武門之常事。曰。方孤城受圍之日。背城借一。

兵食雖少。猶足以支時月。及聞米藩人之言。始知王師問罪。君臣恐懼。乃投戈乞降。奉還土地。納兵器。待罪僻境。弊邑無他之意。於是可見已。苟其不然。聞道猶迷。冥頑決死。則爲王室之罪人。而終天之憾。不可解焉。是以不爲死守。引罪呼天。亦君子所宜動心也。嗚呼。包胥哭庭之使未歸。而鄭伯牽羊之辱已見。事勢至是。復何言。復何言。弊邑之罪。載在朝典。斧鉞之誅所甘受也。聖天子若乃思先帝之殊遇。不忘祖宗之勤勞。而使弊邑比小諸侯。不絕其先祀。則邊海有事之日。盡不腆之弊賦。爲王之先驅。果如足下之所稱。則不獨弊邑之被其澤。天下之至幸也。雖然。方今賊視我者。將食其肉。滯其家。不然。袖手傍觀。如不知者。故生死肉骨者。非貴藩而誰。弊邑殘兵。雖羸鼓舞。而訓練之猶可用也。國人冥頑不移。今已決然入死地。待斧鉞。是乃翻然轉意。自新機之也。於是時聖裁寬宏。封之故國。與之位官。則其臣民出於望外。忠勇剛武。實倍蓰於前日。必矣。而知其機者。非足下而誰。傳曰。君子知免。小人不知。今若一切罪而殺之。則人或將曰。君引罪如此。臣引罪如此。然聖裁一何嚴也。世之懷二心者。將環城自守。以弊邑爲戒。僕所恐者。實在于此。私欲告於大方君子。未得其人。會蒙高明之惠顧。故唐突左右。敢布腹心。宗社淪胥。方寸已亂。言無次叙。願足下裁之。候屬。癩寒。爲國。攝。不了。戊辰十月六日。秋月胤永拜。

子錫何處。眞君親古調一篇。字字血淚。備見當年包胥之苦衷。今讀此贈答之文。兩兩比較。益有以知其處變亂之際。大籍朋友之力也。會藩定而天下定矣。此二書關

係纂重後來修史者。其在所必採焉。

明治廿年十二月十六日

敬宇 中村 正直

國變之際。方寸如裂。當此時神氣不亂。發言成章。非有素養者不能。子錫此書。可與史可法贈多爾袞書頡頏。六經涵養之力。廿史涉獵之功。於此焉可觀矣。

明治廿一年十二月廿八日

辱交 重野 安釋 妄言

爲故人謀自新之道。其言剴切。賴故人白自新之心。其言沈痛。國難之際。二子忠厚之情。發爲文章。足見涵養有素矣。而其爲人謀忠者。又自爲不忠鬼何也。古人有言。蓋棺而論定。真哉。吁。

明治廿二年夏日

辱交 土方 久元 妄評

斯時朝廷擁虛器者。將及千年。而諸守土受德川氏之怙冒者。已三百年矣。當成敗未決之秋。人情向背。固難逆料。及至大事瓦解。而會津猶能背城借一。洵可謂忠於所事矣。

韋軒先生此書。其詞微而婉。其意嚴而正。悉從至性中流露。而出讀之。令人肅然起敬。至於屬辭比事。猶其餘事耳。

光緒己丑初夏

清國 張 滋昉 拜識

不相見八九年。何日月不待我哉。拊髀之嘆。人皆有之。想子亦當然也。千里各天。彼此參商。天命無常。朝不謀夕。遂使我二三兄弟不好是講。我則隨之。命也。將復何言。不佞以歲之六月。承乏帷幄。從事長岡。其七月。自柏崎海路襲柴城。遂取新瀉。持其餘鋒。以臨米澤。米澤君臣如崩其角。本將使介相通。以試晉國之暇。整酒藥相贈。以傲羊陸之風流。不圖王師自東者。先祖生以着其鞭。悵悵恨恨。夫貴國爲舊幕府。亦至矣。微貴國。則德川氏之鬼不其餒。而臣各爲其主職也。季布之節。雖不如韓張之先見。比之丁公之貳。則有餘矣。貴國似之。且也大東之氣不振。未有如今日甚也。所謂朝歌夜絃。爲秦宮人者。國皆然。方今求所謂不義之義者。亦不可得。而況真節乎。是乃聖天子所以當寧長嘆。而外夷所以鼓舌失笑也。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天下無石久矣。今貴國頑然爲石。使天下各攻其玉。則貴國不獨爲舊幕府罄其節。有大造于海內亦大矣。則弊邑亦與被其賜矣。猶恨執心不一。守城不了。使古英雄鳥井元忠輩。獨擅其美。不佞竊爲我神州惜之。雖然。既往不咎。遂事不諫。所願者。聖天子若以楚莊之心。封之故國。使撫其臣民。他日邊海有警。被堅執銳。爲士卒先。以其所報德川氏者。致之朝廷。以表其自新之心。是亦一事也。足下其思之。吾國有落合生者。文章之士也。乃足下之來。經其品藻者。今猶好在。學似益進。不佞之歸。有日。貴城咫尺。匹如萬里。前途猶遠。保重保重。不一。戊辰九月二十四日。源

敬字云。雖然
二字。上下轉
振筆力千鈞

此書則子錫弘毅齋遺稿跋中所謂忠厚之情、豪銳之氣、鬱勃溢筆端者也。今讀之。當時情勢恍如可見者。蓋其人。有才幹力量。而文章亦光彩陸離。足動人。其獲罪而死。洵可惜也。

中村 正直

靖内亂以禦外侮。立意遠大。文辭簡樸。足聳動人。

重野 安釋

弘毅齋遺稿。故友落合翠香。曾囑余爲點定。其邁往之氣。已見一斑。今讀此書。發揚蹈厲。信如翠香序云。奇傑之氣。倏然出於衆人之上。然急於功利。自見。頗露振矜之氣。以致不得其死。深爲斯人惜之。

光緒己丑初夏

張 滋昉

心

藤本 充安

「心」と何をいふらん不思議さよ墨畫に書きし松風の音」ト其松風ノ音ニ等シキ心ノヲテ我等白面ノ書生輩ガ彼是ト論議ス可キモノナルヤ又論議シ得ルモノナルヤハ須臾ク他日ノ問題ニ讓リ熱ラ「人間」ナル觀念ヲ呼起シ見レハ不思議ナルコノミツ多カリケル春ノ朝ニハ花鳥ヲ追ヒ秋ノ夕ニハ風月ヲ尋ネ或ハ喜ビ或ハ悲ミ時トシテハ樂ミ時トシテハ怒ル其喜ビ樂ムハ已レノ意思ヲ達セルノ結果ナル可ク其悲ミ怒ルハ遂ク得ザルノ目的アルガ爲ナラン蓋シ縱横六六州上下五千